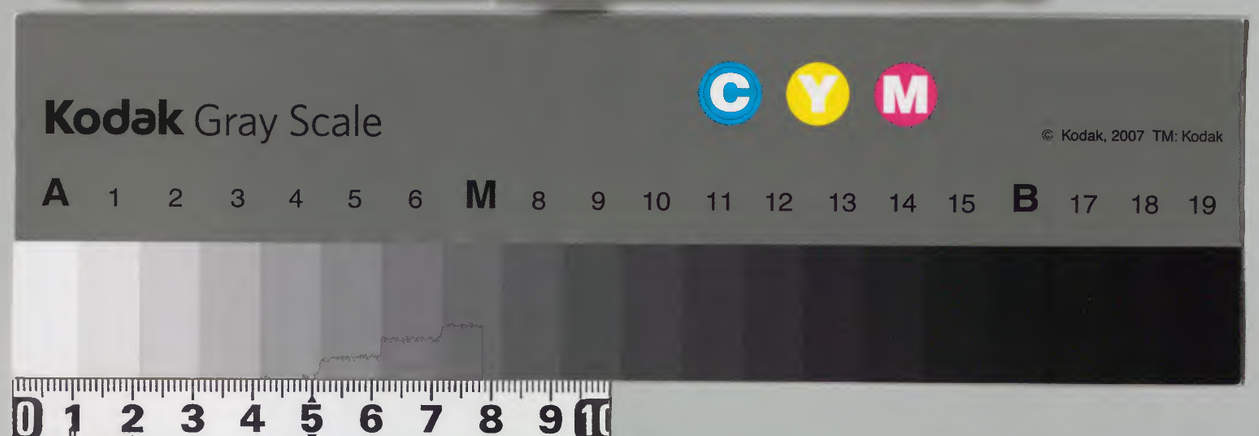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地理大全書 十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16177
冊數 40 (9)
函號 299 35

漢書門
類號 函 二の九 二ホ二七
架 冊 四の一
内閣文庫
類 函號 冊 架
渡 二ホ二七 九四の一

新刻性理大全第十二卷

皇極經世書六

温陵 九我 李太史 校正

觀物外篇下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補註 因物之喜因物之當悲此性之發情之正也

石之花鹽消之類是也水之木珊瑚之類是也 補註 石之花剛交於柔而生也水之木柔交於剛而生也

水之物無異乎陸之物各有寒熱之性大較則陸為陽中之陰而水為陰中之陽 補註 陸之物禹陽陽物性熱而有性寒者陽中

之一陰也若甘遂土鱉之一類是也水之物屬陰陰物性寒而有性熟者一陰中之一陽也若澤蘭鯽魚之類是也

日月星辰共爲天水火土石共爲地耳目鼻口共爲首髓血骨肉共爲身此乃五之數

補註 天數五地數五天以一而變四水火土石是也四人合天地而生者故首之耳目口鼻日月星辰之象也身之髓血骨肉水火土石之象也

火生於無水生於有

補註 火陽根陰陰性無水陰根陽陽性有

不我物則能物物

補註 我亦物也物亦我也不以我觀物則能以物觀物矣

辰至百爲生日至辰爲用蓋順爲生而逆爲用也

補註

按經世四象圖辰至乾也日至辰自乾至震也乾爲年父爲月離爲日震爲時積爲時成日積日成月積月成年故自辰至日爲生置年用月置月用日置日用時故自日至辰者言天左行爲順布氣至物日至辰者言日右行爲逆變氣用時故時可逆推物必順成子雲曰巡乘六甲與斗相逢言天日之相逢也

易有二百八十四爻眞天文也

補註 先天六十四卦圓圖天之象也其三百八十四爻無非陰陽非眞天文而何哉

鷹鵰之類食生而雞鳧之類不專食生虎豹之類食生而猫犬之類食生又食穀以類推之從可知矣

補註 鷹鵰之類不專食生雞鳧之類不專食生陽也而雞鳧之陰也虎豹之類食生陽也而猫犬之類又食

穀則中之
之桑也

馬牛皆陰類細分之則馬爲陽而牛爲陰

補註 馬牛皆走陰類也細分之馬性健則為陰中之陽故周公以乾為馬龍而夫子以爲馬王以坤爲牝馬而夫子以爲牛牛性順則為陰中之陰故文

飛之類喜風而敏于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于走下

補註 飛者風之類故喜風本乎天者親上故敏于飛走者土之類故喜土本乎地者親下故利乎走

禽蟲之卵果穀之類也穀之類多于蟲之類亦然

補註

天地間正氣生者常少繁氣生者常多故人止生一而獸生二三禽又倍之蟲又倍之自然之理也

蠶之類今歲蛾而子來歲無蠶之類今歲根而苗來歲則苗而子來歲則子而蠶無蠶之類今歲

補註 張氏載衍義曰蠶者虫之類而可以爲食物之爲人用者必備足陰陽之氣其生成也亦不偶然蠶既蛹矣不蛻則復蛾

之類而可以爲衣蠶無蠶之類今歲

補註 張氏載衍義曰天地之運自子至卯為陰中之陽自卯至午為陽中之陽自午至酉為陽中之陰自酉至子為陰中之陰陰中之陰君子之道已長而小人猶盛亂而將治也陽中之陰小人之道已長而君子猶盛治而將亂也陽中之陽極治之運也陰中之陰極亂之運也元會運世之數一運當

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則復北而南矣天道人事皆然推之歷代可見消長之理也

補註 張氏載衍義曰天地之運自子至卯為陰中之陽自卯至午為陽中之陽自午至酉為陽中之陰自酉至子為陰中之陰陰中之陰君子之道已長而小人猶盛亂而將治也陽中之陰小人之道已長而君子猶盛治而將亂也陽中之陽極治之運也陰中之陰極亂之運也元會運世之數一運當

三十百六十一年故可以消長之理推歷代之治亂先天圖自泰歷盈而至否自否歷隨而至泰即南北之運數也

任我則情情則敝敝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

補註　情者一已之偏氣質之性也性者天下之公天地之性也

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為陰陽所攝者神也

補註　神者陰陽之主又為陰陽所攝則不得謂之神矣

在水者不瞑在風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類使之然也

補註　張氏衍義曰陸有晝夜水有晝夜在水者不瞑類使然也有露睛者水族之氣也魚自為類言不瞑也人體走地類上睫接下陰有餘也飛天類下睫接上陽有餘也鯨也走者宜俯飛者宜仰故烏迎風而立順其毛也魚沂流而行順其鱗也皆自然之理也

在水而鱗鬣飛之類也龜鼈獸之類走之類也

補註　張氏衍義曰陸中之物水無不具陰陽相應也陸有飛走水亦有飛走陸多走水多飛者交也

夫日象者錯綜而用之日月天之陰陽水火地之陰陽星辰天之剛柔土石地之剛柔

補註　張氏衍義曰天有四象地有四象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故曰為陽中陽月為陽中陰星為陰中陽辰為陰中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故水為柔中柔火為柔中剛土為剛中柔石為剛中剛此本象也若錯綜而用之則天亦有剛柔地亦有陰陽日為陽星為陰月為陽辰為陰柔天有地也水為陰火為陽土為柔石為剛地有天也先天八卦乾為日兌為月離為星震為辰巽為石坎為土艮為火坤為水者本象也又以乾為日兌為星

離爲月震爲辰巽爲石坎爲火艮爲土坤爲水者
變象也取星之陽爲剛以應乾乾則震之辰爲乘矣
取火之剛爲陽以應坎坎則坤之水爲陰矣本象者
天地之用二而已也錯綜者人物之用二而四也
天地交而生人物故也

天之擧十之一不可違人之擧十之九不可違
補註　釋書
太甲之意道乃逃也

陽主舒長陰主慘急日入盈度陰從于陽月入縮度
陽從于陰
補註　張氏衍義曰陰陽之度冬至以後月行在右而隨天入左故陰從于陽縮度夏至以後日行在左而隨天入左故陽從于陰縮度陽則舒緩故日漸長陽從陰則慘急故日漸短史氏管窺曰曆中晝夜刻數之短大抵冬夏至左右皆只五十刻春秋分左右皆只五十刻春秋分是黃道與赤道交處日就月將退一刻但春秋分是黃道與赤道交處日就月將退一刻冬夏至黃道與赤道相去各二十四度為最遠一日就橫一處行或自西而西而趨東或自東而趨西其過南過北之勢舒而緩故二十日方進退一刻按圖可見矣

飛之走雞鳧之類是也走之飛龍馬之屬是也
補註　張氏衍義曰氣之輕疾者陽也飛之走者陽之陰也氣之重遲者陰也走之飛者陰之陽也皆交而生變化也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道也
補註　先天之學乃是心法道之妙也後天之學乃是效法道之用也熊氏曰先天之學非可言傳滿以心意而領會後天之學文字可攷故有形迹可見出而有爲生入而無爲則死此皆陰陽帥伸之所

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鄭氏發微曰先一天造一化之初由心出迹之學後天生物之後因迹求心之學心與道皆虛而神能出入於有無生死之間者不爲物所礙也在先一天之天不爲無在後天之天不爲有道不能外者也

神無所在無所不在至人與他心通者以其本乎一也道與一神之強名也以神爲神者至言也（補註）神即理也理無形而天地萬物皆賴之以生故無所在無所不在至人雖情好不同俗尚各異然度之而無不應其與他心通者以其本於一也一者何也即天地萬物之理也故曰心爲太極又曰道爲太極也

身地也本乎靜所以能動者血氣使之然也（補註）人稟於天二賦形於地二而生月形屬地故靜氣血屬天故動蓋氣引血行血隨氣轉目得血而能視耳得血而能聽手得血而能持足得血而能運按醫書血爲榮氣爲衛六藏六腑皆有血而統之於肝六腑皆有氣而行於六陽經由六腑而行於六陰經血常在內謂之榮所以榮於內者也氣常在外謂之衛所以衛於外者也經益而入於絡絡溢而入於奇經八脉如水之周流於身有自上至下者有自下至上者有自左至右者有自右至左者此在外者也

天地生萬物聖人生萬民

生生長類天地成功別生分類聖人成能（補註）生群生長蕃一類者天地之成功也別其生分其類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也

神者人之主將寢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又曰在膽正

寤在心（補註）莊子珠在脾猶時之冬也將寤在肝猶時之春也正寤在心猶時之夏也史記曰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記者形也神大用則遍形大勢則敵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

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補註）以物觀物者本乎性以已意觀物者任乎情說苑曰公生明偏生暗意與此同

陽主闢而出陰主翕而入（補註）先天八卦圖自震至乾爲闢而出自巽至坤爲翕而入也

日在于水則生離則死交與不交之謂也（補註）按古一本經世書日作魚今從之

陰對陽爲一然陽來則生陽去則死天地萬物生死主于陽則歸之爲一也（補註）陽來則陰往陽往則陰來陰主死大而天地開物於寅陽之去也小而萬物裁於酉陽之來也閉物於戌之陽之去也萬物歸地地歸天天歸道故歸之于一也

神無方而性有質（補註）神在天故無方性在人故有質

發于性則見于情發於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也（補註）

天地之太寤在夏人之神則存于心（補註）鮑氏發微曰如仁者性也惻隱情也親親仁民愛物也義禮智皆然

在南于午則日隨天在北于子則日正在午之寤寐也夏則日正在子之寤寐也日者天之神

世人之神晝在人之夏也夜在腎二冬也

以天地生萬物則以萬物爲萬物以道生天地則天地亦萬物也

水之族以陰爲主陽次之陸之類以陽爲主陰次之故水類出水則死風類入水則死然有出入之類者龜蠏鵝鳧之類是也（補註）水陰也生于陰者必以陽爲殺故風類入水則死至于龜蠏于陽者以陰爲殺故風類生于陰陽之交故能出入水陸者也

天地之交十之三（補註）天地之數十陽六陰四天蓁餘分獨用其七故七爲用三爲交也按經世一元消長之數圖蓋天地之運未嘗有一息之停至戌旋旋不行故閉於戌至亥則天交於地結而爲晦至子則其晦漸復故天開於子至丑其晦既成又化盡天地藉時渣滓故地闢於丑至寅其氣機漸漸復行故開於寅此天地之所以再造而生生不窮也

一變而二二變而四四變而八卦成矣四變而十有六五變而三十有二六變而六十四卦備矣（補註）張氏行義曰一變而二者得二卦也二變而四者得四卦也故三變而八卦成四變而十有六者得十六卦也五變而三十二者得三十二卦也六變而六十四卦備此先天圖卦變也

天火無體之火也地火有體之火也（補註）天火有二若雷火飛火不火也陽燧之火天交於地之火也地火亦有二若石火木火地火也野鬼之火地交於天之火也

人之貴兼乎萬類自重而得其貴所以能用萬類（補註）

人自重而得其實

凡人之善惡形于言發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愼獨也

補註 如問諸卜筮但有此意便有此慮是鬼神已得而知之也故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

氣變而形化

補註 氣化於上若日月星辰是已形化於下若水火土石是已

人之類備乎萬物之性

補註 人者也故人之類備乎萬物之性人得天地氣之全而生上人之貴蓋乎萬類者相表裏也物得天地氣之偏而生

火無體因物以爲體金石之火烈于草木之火者因物而然也

補註 金石地之剛金之火尤烈于石金剛之也草木地之柔草木之火微于木草柔之也

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而衰矣魂隨氣而變魄隨形而止故形在則魄存形化則魄散

補註 魂即氣之神則動而爲陽氣盛則魂盛氣衰則魂衰是謂魂隨氣而變魄即形之靈則靜而爲陰形在則魄存形化則魄散是謂魄隨形而止鮑氏發明離去魄化則陰形朽腐所以先主以灰埃爲極形而於人之死也則卜宅兆以安慮之耳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哉（補註則猶即也）

人之畏鬼亦猶鬼之畏人人積善而陽多鬼亦畏之矣積惡而陰多鬼弗畏之矣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夫何畏之有（補註按此章鬼之畏人與漁樵問對言人死而有知或者疑之蓋人之死也其魂氣雖散而體魄猶存而葬之于地則可以復其魂氣如野土暴骨于地則可以復之也身魄止于地謂之鬼而魄氣行于天謂之神葬書所謂葬乘生氣此之謂也然魂氣雖復而無心或聚或散聚則若有知散則無有但鬼之往者順鬼陰也所知者皆已往事故曰知來者逆未來事故曰知來者逆之是也）

至理之學非至誠則不至（補註惟至誠以求之則至理之學可至矣管子曰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又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正此謂也）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有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補註舍置此理而別窮一理不可強通又失其理也）

星爲日之餘辰爲月之餘（補註鮑氏發微曰日爲陽精之氣魄星爲陽之餘精故星者天之神辰者天之體日月在天如人之真心命門陰陽之本也五星如人五臟諸星如人之支一體魄是也）

君子盡心而不勤

聖人利物而無我

星之至微如塵沙者隕而爲雹堆阜
補註 按春秋僖公十有六年隕石于宋五汪氏曰卿子云星在地則爲石石在天則爲星此言隕石蓋星墜于天半空凝結至地而成石也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
補註 虛心即心一之謂不分即不動物至則應過則舍也者言後所以虛也

藏者天行也府者地行也天地並行則配爲八卦
補註 藏即四藏所以配天之四行也今按醫書藏府互爲陰陽其經絡爲陽府本爲陰其經絡爲陽

聖人利物而無我
補註 聖人以公天下爲心但知有物而不知有己也管子曰天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聖人亦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也

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補註 日月陰陽之質則明而可見鬼神陰陽之氣則幽而難知幽明無二理也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亦此意

易有真數三而已參天者三三而九兩地者倍三而六也
補註 三謂三才故謂易之真數三而九九為老陽倍三而六六為老陰皆倚三而起也

八卦相錯者相交錯而成六十四也
補註 釋易說卦之意雲峯胡氏曰八卦相錯而為六十四卦其位亦然觀之則圖可見矣

夫易根于乾坤而生于姤復蓋剛交柔而爲復柔交剛而爲姤自茲而無窮矣
補註 乾坤太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八卦後姤小父母也故能生十四卦詳見纂圖指要上鮑氏發微曰乾坤為太父母以生一陰復姤為小父母以生一陰

一陽之陰一陽之一往一來始于此矣由復姤而晦遁則一陰二陽之一往一來是為丑未之月由晦遁而否泰則三陰三陽之一往一來是為寅申之月以至四陰四陽之往來而為壯觀為壯五陰五陽之往來而為夬為剝終於六陰六陽交相轉易復姤復為乾坤復為復姤相與流行對待於十二宮之中有陰不可無陽有陽不可無陰分之則為三十六陰三十六陽散見於三百六十日之內是為三十宮

素問陰符七國時書也

集覽　陰符經名按李筌撰序云黃帝得此經於嵩山石壁中不知老姥有火生于木禍發必死其義後至隴山逢一老姥有陰符元義或謂為黃帝授以陰符之語因問之姥乃授以之書受於廣成子又云受之元女或云黃帝與風后王女論陰陽六甲遁而自着其事蔡氏序云陰符經三百言李筌得於石室中云冦謙之所藏出於黃帝河南邵氏以為戰國時書程子以為非

末二則周末世數久遠不得而詳之也

補註　素問八十一篇世傳皆黃帝之書也

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故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于其中矣

補註　朱子曰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天下大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吳氏曰春秋化工也隨物賦形春秋山嶽也山嶽徙步而異狀持一隅之說專以一世之見惡足與論聖人作經之旨哉

中庸之法自中者天也自外者人也

補註　自然得中者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自外而入者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

韻法開閉者律天清濁者呂地

補註　音有開閉所以象律聲有清濁所以

韻法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 補註 按部韻書東方喉聲先閉後開於時為春南方齒聲純開於時為夏西方舌聲先開後閉於時為秋北方唇聲則閉而無聲於時為冬開發數所取之用數閉郎所去之體數也其餘所數也

素問密語之類於術之理可謂至也 補註 玄珠密語啓玄子之所作也其大要皆論五運六氣若甲己之歲正二月起戊巳土運三四月交庚辛金運統之之類六氣若子午之歲自十二月中起風木為天之後間氣次君火為司天次濕土為天前間氣次君火為天後間氣次濕土為司天次相火為天前間氣次君火為天後間氣次相火為天前間氣次君火為天後間氣次濕土為司天次相火為天前間氣次君火為天後間氣次類天之三氣其氣自上而下在人足三陽之地之三氣其氣自下受之地之三氣其氣自

唱呂又按經世四象體用之數圖前十六圖聲音相因得一百六十字以次唱地之音音屬水火土石相因得一百九十二字以次唱火和天之聲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圖日聲水音也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圖月聲火音也第九第十十一十二圖星聲土音也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圖辰聲石音也後圖則第一字多利開回良光丁兄日聲也古閉直看則第二字可大幸每兩聲口申口黑黃五吾水音也第三字口花華兎牙火音也橫看則井求月聲也申口巧日十聲多二十聲良三十聲千四聲刀日日聲也丁聲未二聲光三聲元四聲毛日月聲也丁音古二十音黑三十音安四音夫水水音也丁音口二十音黃三十音日四音父水火音也○口郎所去之體數也其餘所取之用數也體數三十五十二十四自寅至戌生物之數也以月數二十百六十二十百五十二十年三十百六十二十之數也月數二十百十二十聲十百五十二十音更唱迭和各得二十萬七千二百八十為萬物之數也

而出在人足三陰經之太陽寒水症其脉浮而緊緊者寒水太也浮者太陽標也發於三陽經急以辛熱之藥攻本之緊以苦寒之藥攻標之浮由經入府又當審脉之浮緊若緊去浮在是浮入府也以寒藥解之浮去緊在是緊入府也仍以熱藥攻之浮緊不去是浮緊俱入也仍以熱藥攻其本之寒藥解其標發於三陽經則以辛寒之藥攻本之大佐以苦寒重劑解標之沉發於二陰經則以辛寒之藥攻本之大佐以苦温重劑解標之沉少陽相火症其脉浮而數太陰濕土症其脉沉而緩本末同故從本也厥陰風木症其脉浮而短本末與中不同故不從標本從乎中也

顯諸仁藏諸用孟子善藏其用乎 補註 觀其為鄉於齊而不受其祿亦善藏其用之一端此孟子所以善用易也

寂然不動反本復靜坤之時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陽動于中間不容髮復之義也 補註 臨川吳氏曰草本不敷其榮昆虫不蟄其身則不能以振奮此人之所以貴於靜也寂者感之君翕之復也夜之息一日歲之一復也喜怒哀樂之未發須臾之復者也

莊荀之徒失之辯 補註 如莊生詆訾孔子之徒荀子力排性善之說強辯自任其失孰大焉

東為春聲陽為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衡凡冬聲也 補註 拯顓聿一東居初為春之開聲十陽在中為夏之發聲衡凡二十韻在終為冬之閉聲也

不見動而動妄也動于否之時是也見動而動則爲無妄然所以有災者陽微而無應也有應而動則爲益矣 補註 天地否下爻爻皆陰不見動也而動則妄矣雷無妄初爻一陽見動而動則爲無妄然所以有災者無妄初與四爻二陽微而無應也有應而動風雷益者是也

精氣爲物形也遊魂爲變神也又曰精氣爲物體也遊魂爲變用也 補註 此釋易大傳之意但易以人之生死對言邵子專以人之生者而言之門弟子也篇爲先生門人之所記故以又曰言之

君子之學以潤身爲本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 補註 潤身之本也莊子曰道之真以應物皆學者事而潤身其餘以爲國家英士道以治天下與此同

則劇堵才力也明辯者智識也寬弘者德器也三者不可闕一 補註 有才力而有智識則才力或施之不當其宜有此二者而無德器以容受之則特才力作鑿智弄文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無德者責人恕人易滿滿則止也 補註 無德器者則其量淺狹故易滿

龍能大能小然亦有制之者受制於陰陽之氣得時則能變化失時則不能也 補註 龍能大能小可謂變化不測然亦一物也故得時則能變化失時則不能若神則潛天潛地不行而至豈爲陰陽之所制哉管子曰龍生於水欲上則於天下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上下無時謂之神

伯夷義不食周粟至餓且死止得爲仁而已（補註）集覽伯夷義不食周粟至餓且死史記列傳周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故仁恥食周粟俱隱首陽山遂餓而死者焉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三人行亦有師焉至于友一鄉之賢天下之賢以天下爲未足又至於上論古人無以加焉（補註）合論語孟子而言之

義重則內重利重則外重（補註）義在內而利在外也

兄說也其他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無說於此故言其極者也（補註）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兌邵子之言蓋本諸此

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也（補註）天理者造化在我也

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補註）天人性命之理也

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補註）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數故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四者皆易學之事耳矣

能醫人能醫之疾不得謂之良醫醫人之所不能處之事則能爲人所不能爲之事也（補註）處人所不能處貧賤患難之事也爲人所不能爲道德仁義之事也

人患乎自滿滿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所以爲賢雖

學亦當常若不足不可臨深以爲高也（補註）先人事不可自滿苟自足儒行曰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

人苟用心必有所得獨有多寡之異智識之有淺深也（補註）此亦言人之學也智識謂人之資質

理窮而後知性性盡而後知命命知而後知至（補註）詳見內篇之十一二

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失難處矣必至於隳穫（補註）處失在得之先者以失爲得之有素擊然失之誠難得爲心也處得在失之先者以得則雖待之亦

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爲卿相爲匹夫以至學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補註）公天下之喜而喜公天下之怒而怒故不以一切富貴貧賤學問在外之事舉不足以芥蒂于其心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補註）內與外而相對若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呂氏春秋所謂其勢不俱勝不兩立是也

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亦能潤心不獨潤心至於性命亦潤（補註）承上君子之學以潤身爲本言之

天理真樂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若得天理真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補註 天下言讀書者皆在一章一句之間非能讀書者也先存養此心若得天理真樂則書之所在無非吾心所得之理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也

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算者洛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閎但知曆法楊雄知曆法又知曆理

補註 漢洛下閎作太初曆甘公石公著星經漢揚雄作太玄經詳見後章

一歲之閏六陰六陽二年三十六日故三年一閏五年六十日故五歲再閏天時地理人事三者知之否

補註 一歲之中於常數退六日為陰進六日為陽所以置閏即天時以及於地理人事三者皆知之易不易也陳氏曰古曆十九年為二十章章有七閏八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此庶元首初章若於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不必同初章但觀中氣所在以為此月之正取中氣以為正月閏前之月中氣在晦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則謂之閏月也

資性得之天也學問得之人也資性由內出者也學問由外入者也自誠明性也自明誠學也顏子不遷怒不貳過遷怒貳過皆情也非性也不至於性命不

足以謂之好學（補註 頴子五反之正）者約其情使合其中正其中正真性命之學也程子曰覺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酬其性而忘之故曰情其情

伯夷柳下惠得聖人之一端伯夷得聖人之清柳下惠得聖人之和孔子時清時和時行時止故得聖人之時（集覽 柳下惠按一統志展禽魯人君柳下仕魯為士師三黜而不去人問之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卒謚曰惠孟子稱其不羞汗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

太玄九日當兩卦餘一卦當四日半（補註 司馬說玄曰易卦氣起中孚除震離兌坎四正卦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外其餘六十卦每卦六日七十分日之七十九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孚初九冬至之初也順上九太雪之末也周而復始玄八十首每首九贊凡七百二十九贊每二十贊為一畫二十畫為一夜二十九畫為一日十日為一旬三旬為一月凡得三百六十四日半於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初六冬至之初也旬龝二十贊太雪之末也亦周而復始凡首皆以易卦氣為次序而變其名稱中者中孚也周者復也順者閑也少者謙也卑者睽也餘皆放此故玄首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外其餘六十卦每卦六日七十分日之七十九凡

足兵強則戰陳有勇名正則師出有名天時若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見孟子於此數者一闕一不可莒氏曰兵者毒民於死老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

易無體也曰既有典常則是有體也恐遂以為有體故曰不可為典要既有典常常也不可為典要變也

補註 釋易大傳之意

莊周雄辯數千年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曰踟躕四顧孔子觀呂梁之水曰蹈水之道無私皆至理之言

集覽 呂梁之水按一統志呂梁山名在徐州城東南六十里其下有上下二洪巨石齒列激流洶湧莊子謂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云是也後周將王軌破擒吳明徹於此

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

補註 老子五十言今之道德經是也

今有人登兩臺兩臺皆等則不見其高一臺高然後知其卑下者也

補註 此言人之進學有高下不同若子貢何敢望回是也

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

補註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樂之者故曰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也

一國一家一身皆同能處一身則能處一家能處一國則能處天下心為身本家

為國本國為天下本心能運身苟心所不欲身能行乎

補註 以其理而言之則一國一家一身皆同故能處一國則能處一家則能處一身

一國則能盡天下之分而言之則心為身之本家為
為二國之本一國為天下之本故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
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假如心能
運身荀心放欲身能行乎則身與家家與國國
與天下無不皆然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衒於外則鮮有不敗者如
利刃物來則割之若特刃之利而求割乎物則刃與
物俱傷矣 補註 人之精神貴乎藏器俟時不得已而後
用之若子路以勇死義弘以智困皆衒於外而
敗者也

言發乎真誠則心不勞而逸人久而信之作偽任數
一時或可以欺人持久必敗 補註 言發乎真誠者本乎
天性故心不勞而

逸則人久自信之作偽任數一時或可以欺人至
久必敗若儀秦之謀是也

人貴有德小人有才者有之矣故才不可恃德不可
有 補註 恃才則妄作有德則驕吝

天地日月悠久而已故人當存乎遠不可見其近 補註
即易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意

君子處畎畝則行畎畝之事居廟堂則行廟堂之事
故無入不自得 補註 陽明謂素貧賤行乎貧賤也處廟堂則
行廟堂之事即中庸所謂素富貴行乎富貴也

智數或能施于一朝蓋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

至誠與天地同久

久天地無則至誠可息苟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息也 補註 與上言發育萬物章意同

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軌合故也尚順義理合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 補註 順義理以合人情猶得車軌之同以合軌轍無不可行也

中庸非天降地出揆物之理度人之情行其所安是爲得矣 補註 承上章而言中庸即物理之所在人情之所安者是也亦本禮記問津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即此意也

欽天下之智爲欽天下之善爲善則廣矣自用則小 補註 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卽子之言蓋本諸此

聖人行權酌其輕重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得之矣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爲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通莫能及此故權在一身則有一鄉之權以至於天下則有天下之權用雖不同其權一也 補註 下端猶言一偏也

夫弓固有強弱然一弓二人張之則有力者以爲弓弱無力者以爲弓強故有力者不以己之力有餘而以爲弓弱無力者不以己之力不足而以爲弓強何

不思之甚也一弓非有強弱也二人之力強弱不同
也今有食一杯在前二人大飯而見之若相讓則均
得食矣相奪則爭非徒爭之而已或不得而食矣此
二者皆人之情也知之者鮮知此則天下之事皆如
是也 補註 上以弓示人不知自反下以食戒人不能以
相讓該此二端以見天下之一事莫不皆然

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
於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闢
渾渾然無跡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補註 若復
日來復是闢之於未然臨言至于八月有凶是闔之於未然也

大過本末弱也必有大德大位然後可救常分有可
過者有不可過者有大德大位可過者也伊周其人
也不可過也有大德無大位不可過也孔孟其人也
不可過也其位不勝德邪大哉位乎待不用之宅也
補註 大過初上爻皆陰故曰本末弱也

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
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邪
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
大綱 補註 此言聖人序卦之意其防或作其始熊氏曰
古今治亂只在君子小人道消之

聖人貴未然之防

至誠可通神明

時復是君子陽長之時夫是五陽決去一陰君子道盛之時姤是一陰生於下小人根萌之始是必絕去其萌芽之惡以固其長之陽則亂可反而治矣

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

先天學主乎誠誠至誠可以通神明不誠則不可以得道先天圖中環中也

補註 鮑氏發微曰以上下觀之乾之震至乾左為天右為南為天坤北為地以左右觀之巽至坤右為地天包地外陰一陽一氣萬變一理循環無端此所以名環中也

事必量力量力故能久

補註 事無窮力有限若左傳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所行之路不高不寬則少礙

補註 心寬則身寬身寬則日用之間無往

而不寬矣故其詩曰面前路徑無令窄路徑窄時無過客過客無拂路徑荒人間大率多荊棘真有過者之言也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為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為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補註 尹氏曰孟子盛德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一便見

學以人事為天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

補註 古之人事純乎天理可為後世常法故謂之經典

春秋三傳之外陸淳啖助可以兼治

補註 左氏公羊穀梁謂之三傳

陸淳啖助皆當時釋春秋傳為
按經為斷又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
偽梁氏寅曰自漢以來三傳優劣之論何紛紛而
莫之一乎要之根據國史考事精詳此左氏之所
長也然而傳而不知義奢而不求實則未免於誣
矣發明書法義理頗正此公穀之可取也然以日
月為義利一十字為褒貶又且黜周而王曾則誣謬
亦甚矣至唐趙匡啖助陸淳始辨三傳之非而專
求聖經之義雖未能盡善而其開示後人者其功已多

所謂皇帝王霸者非獨謂三皇五帝三王五霸而已
但用無爲則皇也用恩信則帝也用公正則王也用
智力則霸也霸以下則夷狄夷狄而下是禽獸也
無為以道化民也恩信以德教民也公正以公勸民也智力以力率民也詳見內篇

季札之才近伯夷

集覽 季札吳王壽夢之第四子也壽夢有四子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壽夢見其賢欲立之札辭乃立其諸樊子僚謚曰夷昧夷昧子州于謚曰阖廬阖廬子夫差為越王句踐所滅

按一統志季札吳泰伯十
世孫父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
乃立諸樊後薨札謝曰曹人欲立子臧子臧去之
以成曹君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諸樊卒餘
祭立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卒不受封於延陵
故號延陵季子百夷按一統志伯夷叔齊孤竹君
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叔齊讓伯夷伯夷
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
西伯善養老者往歸焉補註吳按泰伯
季札列傳曰吳季札者吳子壽夢之幼子也兄弟
四人季札賢父欲立之季札讓不可則立長子諸
樊諸樊既除喪復欲立季札又辭之諸樊十二年
卒有命立餘祭一欲以次必致國於札二子餘祭四
年卒夷昧立夷昧十七年有吳人乃立季子季子逃去吳人
立中子僚子上僚之子光弑之以先君之命
范曰夫不以國私身損干乘而不
恨棄尊位而無忿可以兼幾矣

叔向子產晏嬰之才相等埒（集覽）羊舌名肸晉之公族也廣識多聞能以禮信聞於諸侯在悼平昭（二十公）之時嘗為國人介（胥）於楚楚欲殺以所不知而不能鄭鑄刑書（責）子產以開端治罪（補註）叔向（晉）大夫子產（鄭）大夫晏嬰齊之遺直（左傳）叔向按左傳叔向不私其親孔子稱為古之

管仲用智數晚識物理大抵才力過人也（補註）管仲相公（桓）所與謀若皆用智數霸者之事晚識物理若謙（下）齊侯聽鄭（中）華之妍謀辭（周）周主用（甲）上卿之享禮則幾乎王佐之才矣

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補註）春秋有褒有貶是邵子之本意雖修之然實却是作盖嘗嘗氏曰春秋雖因魯史而其賞罰故褒善貶惡以誅亂賊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賞罰也此事前古所無孔子始創為之

始作兩觀始者貶之也誅其舊無也初獻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舊僭八佾也（集覽）始作兩觀按左傳魯哀初年始作兩觀注闕門也闕在門兩傍中央闕然為道也其上懸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之觀之謂之觀然兩觀之名也初獻六羽按左傳魯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二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文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羽也（補註）定公二年初獻六羽始用六羽僭也

不謂之亡而曰豹者猶云五年之豹之總稱也在隱公五年某人受春秋於尹師魯師魯受於穆伯長某人後復攻伯長曰春秋無褒貶也田述古曰孫復亦云春秋有貶而無褒皆是貶君臣亂其間有能爲小善者安得不進之也況五霸固不及於王不猶愈於夷狄乎安得不與之也五霸之功過則未旨言治春秋者不辨名實不定五霸之功過而治春秋先定五霸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意立若事事求之則無緒矣

集覽 尹師魯按宋鑑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博學強記深於春秋爲文簡嚴

舉進士累遷范希文章寢盛洙與穆伯長爲古文以矯時所向自是文風少變孫復按宋鑑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之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范仲淹富弼薦選校書郎閱子監直講召爲邇英說書遷殿中丞卒仁宗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

補註 某人邵子但隱其名假託其人而言春秋無貶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之自觀以爲鑒戒而其事則齊桓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臣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爲褒善貶惡專在於是切恐不是聖人之意

之意
畧同

平王名雖王實不及二十小國之諸侯脅晉雖侯而實凡人爲學失於自主張太過

補註 與上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

秦繆爲伯者之最

僭王此春秋之名實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羊名也禮實也名存而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苟存其名安知後世無王者作是以有所待也

名以待後世王者之作以正其實也

補註 春秋之作所以存王侯之

秦繆公有功於周能遷善改過爲霸者之最晉文侯世世勤王遷平王於洛次乎脩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又次乎楚莊強大又次乎宋襄公雖霸而力微會諸侯而爲楚所執不足論也治春秋者不先定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春秋之間

聖人天下至公

有功者未見大於四國者有過者亦未見大於四國者也故四國功之首罪之魁也

補註 能遷善改過則幾於王道故幾於王下止言霸之功而已

道而爲霸者之亂上文歷序五霸之功四國一點宋襄公也宋襄公爲楚所執見公羊傳僖公二十二年

人言春秋非性命書非也至于書郊牛之口傷改卜牛又死猶三望此因魯事而貶之也聖人何容心哉無我故也豈非由性命而發言也又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豈容人特立私意哉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爲天下之至公孰知聖人之所以爲公也如因牛

傷則知魯之僭郊禘獻太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集覽）郊牛之口傷改卜牛又死（按春秋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又死）猶三望（注三望望祭泰山河海也猶者可已之辭既不郊亦無可望也新作雉門（按左傳魯定三年新作雉門）書曰作雉門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庫門之外為皐門皐門之內為應門應門之內路門路門之內為治朝（補註）春秋宣公十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又死乃不郊注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牛又死也然郊矣猶三望公羊曰猶者可已之辭泰山河海季氏不得祭也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定公五年冬十月新作雉門（按左傳定三年新作雉門）象魏之門也此皆因舊襲敗初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補註）春秋所以扶抑臣而正名分之書也如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書天王狩于河陽之類可見（補註）絕四則不失仁義忠信而成事業何如則可在於絕四（補註）絕四則不失仁義忠信而事業可成矣

有焉者借人乘之舍己以從人也（補註）舍己之欲以從人之欲也

或問才難何謂也曰臨大事然後見才之難也曰何獨言才曰才者天之良質也學者所以成其才也曰古人有不由學問而能立功業者何必曰學曰周勃霍光能成大事唯其無學故未盡善也人而無學則

不能獨理不能獨理則固執而不通人有出入之才必以剛克中剛則足以立事業處患難若用於他反爲邪惡故孔子以申棖爲得剛既有慾心必無剛也

集覽 申棖按一統志棖魯人孔門弟子孔子嘗言吾未見剛者或以棖對孔子謂棖也慾焉去其慾之謂也中庸謂內也

世追封上蔡侯

補註 剛克所以能立事業處患難剛則無慾所以能剛

聖人動不踰矩

君子喻於義賢人也小人喻於利而已義利兼忘者唯聖人能之君子畏義而有所不爲小人直不畏耳聖人則動不踰矩何義之畏乎

補註 喻以知言畏以行言或曰君子畏義

顏子不試過孔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是也是一而不再也韓愈以爲將袭於心而便能絕去是過與顏子也過與是爲私意焉能至於道哉或曰與善不亦愈於與惡乎曰聖人則不知是私心過與善惡同矣

補註 蓋孔子之言本於至人公而無意也

爲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誠則無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當以直求之若用智數由逕以求之是屈天理而徇人欲也不亦難乎

補註 逕與徑同蓋由小逕不由直道以求天也之道蓋不難

事無巨細皆有天人之理脩身人也遇不遇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行險僥倖是逆天也求之者人也得之與否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強取必得是逆天理也逆天理者患禍必至（補註脩身事之大者求之細者也）

魯之兩觀郊天太禘皆非禮也諸侯苟有四時之嘗以爲常祭可也至於五年大禘不旨爲也（補註張子曰夏商天子祭四祭并祫而五也周改禘爲祫又歲閱一祭則亦四而已矣）

仲弓可使南面可使治民政也（補註從政謂爲大夫）

誰能出不由戶戶道也未有不由道而能濟者也不由戶者開宄隙之類是也（補註濟謂成其事）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雖多聞必擇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識別也雖多見必有以別之（補註別之別善惡也）

或問顯諸仁藏諸用曰若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成歲是顯諸仁也其度數之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藏諸用也（補註此正釋易之意以造化之功用言之也）

洛下閎改顓頊曆爲太初曆子雲準太初而作太玄

凡八十一卦九分共二十卦凡一十五隔一四細分之則

四分半當二卦氣起於中心故首中卦

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昌意之子生十一年而登帝位都于帝丘以水德王命五官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始作曆以孟春爲元由是萬物有序民安其生焉

補註 顓頊曆按史記顓頊曆者顓帝本連山首艮之易而作也祖河圖數十有五以應天數四分一度之一爲百分四分之一爲百分之一以應天數四分一度之一爲百分之一爲百分之一以應天數四分一度之一爲百分之一爲百分之一以應天數四分一度之一爲百

數九只是三三而九之陰數六八只是三二而六之故孔子云參天兩地而倚數此數之本也康節却云非天地之正數是他見得不盡康節却以四為數

元亨利貞變易不常天道之變也吉凶悔吝變易不定人道之應也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為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邪聰明正直有之者誰邪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邪皆鬼神之情狀也

補註　張氏履祥理學類編曰鬼神之說先儒論之詳矣蓋天地之間陰陽之氣

流動充滿莫非鬼神一即天地之大言之曰月雷霆風雲雨露皆鬼神也春夏秋冬晦冥晝夜皆鬼神也即人身之微言之動止語默寤寐呼吸皆鬼神也生長老死精氣魄皆鬼神也草木之榮枯華實之開落皆鬼神也以至山川之融結潮汐之消長皆鬼神也不此之論而指士木偶人以為神鬼無智之甚哉

魅魍魎以為鬼是皆愚民論會何以此論正大之鬼神哉

易有意象立意皆所以明象統下三者有言象不擬物而直言以明事有像象擬一物以明意有數象七日八月三年十年之類是也

補註　有意必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數意藏於言象著於數統之言象若乾言元亨利牝馬之貞是也數象若

易之數窮天地終始或曰天地亦有終始乎曰既有消長豈無終始天地雖大是亦形器乃二物也 補註 晁說

世　天地始終之數及一元消長之數圖也

易有內象理致是也有外象指定一物而不變者是也 補註 鮑氏發微曰理致若健一說順動之類指定一物者地中生木火在天上之類內象內數自然而成雖有智巧不能變其象而逃其數若外象外數體若一定然爻有飛伏卦有消長六位六物不能自定也

在人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在物則乾道成陽坤道成陰 補註 發微曰天地之成交而生人物觀其所交則氣之所至可以知其類之所從出矣天氣交乎地於人為男於物為牡地氣交乎天於人為女於物為牝男女牡牝又自交而生生牡牝之類不窮

神無方而易無體滯於一方則不能變化非神也有定體則不能變通非易也易雖有體體者象也假象以見體而本無體也 補註 釋易傳之意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無聲無形不可得而見者也故假道路之道而為名人之有行必由乎道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者也 補註 釋易傳之意

一陽物由是而生一陰物由是而成也

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者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

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補註 安分謂人日用常行之事事之小者也顯諸仁以下謂天地之功用事之大者也

音律數行至于七而止者以夏至之日出於寅而入於戌亥子丑三時則日入于地而目無所見此三數不行者所以比於三時也故生物之數亦然非數之不行也有數而不見也

補註 正音律數如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雜賓為變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故經世圖曰四位月四位晝四位晦四位辰四位皆七聲是也蓋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二夏至之日出寅入戌凡六十刻無餘分之有言堯夫嘗窮味有一萬八千六百色有一萬八千六百聲之數只得千半蓋聲陽也只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也

補註 沈括曰月本無光猶銀一九日耀之乃光之初而光側而光漸滿本抵如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

月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

補註 水猶人身之血土猶人身之肉水滋則土潤血衰則肉肥

水在人之身為血土在人之身為肉

經綸天地之謂才遠舉必至之謂志并包含容之謂量

補註 經綸天地聖人運用之才也非剛無以能至非量弘無以能容

六虛者六位也虛以待變動之事也

補註 位猶有爻曰虛見易大傳

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
補註 泛指天地萬物而言
天主用地主體聖人主用百姓主體故曰用而不知
補註 地之萬物皆天之所生是謂天主用地主體百姓雖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唯聖人則知所以親所以義所以別所以信是謂聖人主用百姓主體
膽與腎同陰心與脾同陽心主肖脾主鼻
補註 月為膽辰為腎
故同陰日為心星為脾故同陽
陽中陽日也陽中陰月也陽中陽星也陰中陰辰也
柔中柔水也柔中剛火也剛中柔土也剛中剛石也
補註 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

法始乎伏羲成乎堯舜於三王極於五霸絕於秦萬世治亂之迹無以逃此矣
補註 王五霸秦也司馬註曰伏羲始畫八卦造書契至於唐堯而煥乎其有文章因揚子法言法始乎伏羲成乎堯而又於三王五霸秦也司馬註曰伏羲始畫八卦造書契至於唐堯而煥乎其有文章

日為心月為膽星為脾辰為腎藏也石為肺土為肝火為胃水為胸胱府也

易之生數一十二萬九千六百總為四千三百二十世此消長之大數演三十年之辰數即其數也歲三百六十日得四千三百二十辰以三十乘之得其數矣凡甲子甲午為世首此為經世之數始于日甲月

子星甲辰子又云此經世日甲之數月子星甲辰子
從之也（補註）歲三百六十一日以十二乘之日也又以三十
也自甲子至癸巳甲午至癸亥皆三十年也故以三十
甲為一世一挍一世一紀自洪荒混沌之時有日盤古氏
即前一元之未會也繼天而開於子之半則有天
皇氏兄弟十二人即十二支也各一萬八千歲當
作一千八百歲即經世月子會也地闢於丑之半
則有地皇氏兄弟十一人去子一位而言也亦各
一萬八百歲即經世月丑會也人生於寅之半則
有人皇氏繼一年之雨水而萬物始生也兄弟九
人分掌九州自寅之半至亥之半凡九會九萬
九千歲當之隊正當巳會之終猶一
九會長治九州也唐虞之際正當巳會之終猶一
年之芒種而時正清和也至酉八年甲子又自午
之半交午會夏商周秦兩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
唐五代宋元至我朝洪武十七年甲子為第十
一運至弘治十七年甲子為第五世猶夏至後

一日辰時也直至戌之半人始不生猶一年之霜
降而萬物不生也至亥之半人皇九人分長始一支
而天翻地覆為混沌至子之半天又開丑之半地
又闢矣一元十二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會三十
十運一萬八百年一運十二世三百六十年一世
三十年又挍先天圖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不用餘六十卦三百六十爻諸一運三百六十爻布
十年之中凡六年有餘而當一卦二十年有餘而當
一爻三十年半而當五卦其半所以為閏餘三百
六十五年有奇而當六十卦其五年有奇所以為
閏差此乾之所以全用離坎之所以半用也於此
可以推歷代之治亂矣已前見天地之氣章及上
篇體有三百八十四章

鼻之氣目見之口之言耳聞之以類應也（補註）脾主鼻心主目
同乎陽腎主口膽主耳同乎陰

倚蓋之說崐崘四垂而爲海推之理則不然夫地直方而靜豈得如圓動之天乎（補註）按天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說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傍行迭見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倚蓋之說即周髀之術也金氏襄祥曰夫天地常形固相爲匀東連貫通然其條理亦各有脉絡若以脉絡之可見者言之崐崘四垂而爲海天下諸山皆起於崐崘無定名地之最高山之所聚江河諸源之所出即崐崘而崐崘之山髣亘絆繆匀連盤錯其南爲岷山而岷山最大其東北爲積石諸峯其東爲西傾朱圉鳥鼠諸峯其西北諸山尤爲髣亘紛錯河之所以北弱水之所以西黑水之所以南皆是也或問地震之說盧陵李氏曰周語伯陽父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孔鼈曰陽伏于陰陰下（集註）倚蓋之說見迫于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地動（集註）天文志天圓如倚蓋崐崘四垂崐崘山名按爾雅丘三成曰崑崙山五萬里其山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隅二云山有三角一北名閶風巔西名玄圃臺東名崐崘宮南子崐崘一曰玄圃一曰天柱又按淮南子有五城十二樓又按淮西南二百五十里南與其州山連其巔峻極經夏積雪不消世呼雪山後魏言周穆王見王母於此宜立王母祠駿從之積石瑤房一曰閬風臺崐崘山在陝西肅州肅城張駿時酒泉太守馬岌

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補註）一日自子後陽升之時陽交於陰而潮生午後陰升之時陰交於陽而汐至有人之喘息之象也一月之內自三十日明生之時則陽長猶二十日之子後也故三十日之午後陽長猶二十日之午後

也故潮汐亦大此天地間陰陽造化之妙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或依余蓑公之意為之說曰日為陽精君之象也月為陰精臣之象也水為陰物月之屬也月常向日而水亦從之此潮汐之所由名也則遲速大小皆可以理推矣是故朔日月出於卯則東海卯時潮左旋在酉則西海酉時潮左旋在午則南海午時潮左旋在子則北海子時潮左旋在

重淵之下有動物

心性即人之生氣皆以氣言非以理言也淮南子曰草木洪者為本而發者為末禽獸之性大者為首小者為尾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茂天地之性者也

神者易之主也所以無方易者神之用也所以無體

補註 神者理也易者陰陽也亦釋易大傳之意

循理則為常理之外則為異矣

補註 此事以人日用在風者飛小而走大在水者飛大而走小相反者也常行之事言之

風類水類小大相反

補註 在風者飛小而走大在水者飛大而走小相反者也

震為龍一陽動於二陰之下震也重淵之下有動物者豈非龍乎

補註 此釋易說卦之意重淵陰也動物謂二陰一陽也

一十百千萬億為奇天之數二十百千萬為偶地之數也

補註 二十下當有二字

天之陽在東南日月居之地之陰在西北火石處之

補註 按古本經世書陰作陽

火以性為主體為主性次之

補註 火外陽內陰有氣而無質者也故以性為主躰次之水外陰內陽有質而無氣者也故以體為主性次之

陽性而陰情性神而情鬼

補註 得天之陽為性性公而明故神得地之陰為情情偏而暗故鬼

起震終艮一節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錯而成六十四也

補註 此釋

易說卦之意也許見啓蒙鮑氏發微曰伏羲之一卦先一天也天之氣也文王之卦後一天也地之方也先天八卦應天四時後天八卦應地八方無往而非用者

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補註解見啓蒙

堯典朞三百六旬有六日夫日之餘十二則有三百五十四餘縮也亦六若去日月之餘十二則得二十九日乃日行之數以十二除之則得二十九日以十二除之每月得二十九日也愚謂此康節亦祭其大數耳若論其細數則日之餘盈也五日九百四十一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強月之餘縮也亦五日九百四十一分日之一百九十二合日月之餘而置閏於其間二十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金氏曰章法雖云氣朔齊然強弱之積猶有分秒之餘至二十七章為會三會為統三統為元積四千六百一十七生則日月皆無餘分却得朔夜半冬至則又為曆元矣鮑氏發微曰康節藏閏顯閏之說其詳未易言也姑以日前言之一年三百六十日藏於六甲之中藏子一日二六八三百六十日中藏子六十日顯閏者自開物至閉物十分用七去二日以閏數十二顯乎二百四十之外二百四十得二百五十

五十分之則爲十若三天兩之則爲六兩地又兩之則爲四此天地分九極之數也天之變六六其六得三十六爲乾一爻之數也積六爻之策共得二百一十有六爲乾之策六其四得二十四爲坤一爻之策積六爻之數共得二百四十有四爲坤之策積二篇之策乃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補註）合三與兩則爲一五合六與四則爲十此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至於十二也六其四一上當有地之一變有四一句

素問肺主皮毛心脉脾肉肝筋腎骨上而下外而內也心血腎骨交法也交即用也（補註）人之五臟肺最在上故主皮毛皮毛最在外也心在上之下故主血脉血脉在外之內也脾在上下之間故主肉肉在內外之間也肝在下之上故主筋筋在內之外也腎最在下故主骨骨最在內也膀胱生血與腎同在下而心反表之肺生骨與心同在上而腎反主之故曰交法也

易始于三皇書始于二帝詩始于三王春秋始于五霸（補註）三皇謂羲農軒二帝謂堯舜三王謂文武五霸謂桓文詳見內篇之十八

乾爲天之類本象也爲金之類列象也（補註）釋易說卦之意蓋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爲天爲首爲冠

故坎次之水非土不能生木故艮次之

易之首于乾坤中于坎離終于水火之交不交生
理也（補註）既濟其交者未濟其不交者也詳見二十篇

天地並行則藏府配四藏天四府地也（補註）已見前章

自乾坤至坎離以天道也自咸恒至既濟未濟以人
事也（補註）以易之上下經言之也

太極一也不動生二則神也（補註）太極一理也不動而生二唯其一二所以神

火生濕水生燥（補註）即火陽根陰水陰根陽之意

神生數數生象象生器（補註）陰陽神也奇偶數也健順
動入陷麗止說象也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器也

太極不動性也發則神神則數數則象象則器器之
變復歸於神也（補註）與上同意

復至乾九百有二十陽姤至坤凡八十陽姤至坤凡
百有二十陰復至乾凡八十陰（補註）二十當作二十二見啓蒙

乾奇也陽也健也故天下之健莫如天坤偶也陰也
順也故天下之順莫如地所以順天也震起也一陽
起也起動也故天下之動莫如雷坎陷也一陽陷於

二陰陷下也故天下之下莫如水艮止也一陽於是而止也故天下之止莫如山巽入也一陰入一陽之下故天下之入莫如風離麗也一陰離於二陽其卦錯然成文而華麗也天下之麗莫如火故又爲附麗之麗兌說也一陰出於外而說於物故天下之說莫如澤（補註）此因易說卦之意而詳言之

火內暗而外明故離陽在外火之用用外也水外暗而內明故坎陽在內水之用用內也（補註）離二陽在外一陰在內故火之用用外者內暗外明可以照物而不可以鑒物也坎一陽在內二陰在外故水之用用內者內暗而不可以鑒物也

人謀人也鬼謀天也天人同謀而皆可則事成而吉（補註）此釋書洪範稽疑之意

湯放桀武王伐紂而不以爲弒者若孟子言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權也故孔子既尊夷齊亦與湯武夷齊仁也湯武義也唯湯武則可非湯武是篡也（補註）劉氏恕曰易稱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誰怨二者意殊志戾美同歸雖萬人君者稱夷齊所以盖言湯武所以懼後世之爲人臣者道惇而後世之爲人臣者道惇而世無弊焉

諸卦不交於乾坤者則生於否泰否泰乾坤之交也乾坤起自奇偶奇偶生自太極

補註 諸卦不交於乾坤則生於否泰否泰乾坤之交而成也乾坤者衆卦之父母若震坎艮巽離兌是以爻交而成也

自泰至否其間則有蠱矣自否至泰其間則有隨矣

補註 此擾先天之圖言之蓋自泰至否其間則有蠱蠱壞也先壞亂成法而漸至於否也自否至泰其間則有隨隨從也能合舊從新而漸至於泰泰也鮑氏發微曰泰與否相對蠱與隨相對故曰自泰至否其間有蠱蠱之者誰陰方用事陽良以止陽卦實入焉斯至矣自否至泰其間有隨隨之者誰陽震順動兌陰隨之民說無疆泰無妄泰無不宜此否泰蠱隨卦亦天門地戶人略鬼方出入之交與天使我有是之謂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

補註 見內篇之三

變從時而便天下之事不失禮之大經變從時而順天下之理不失義之大權者君子之道也

補註 變從時變以隨時也

朔易以陽氣自北方而生至北方而盡謂變易循環也

補註 繫書傳竟典朔易二字之義也

春陽得權故多旱秋陰得權故多雨

補註 亦有春多雨而秋多旱者未必盡如其常學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元有一有生天地之始太極也有萬物之中各有始者生之本也

補註 元始也有生天地之始皆數之一一太極也有萬物之中各有始者一一物

太極
也

五星之說自甘公石公始也（補註）鮑氏發倣曰五星之說古不聞焉書但曰撫于五辰而已至甘石二則盡矣石申魏人著星經甘德亦同時星有二十色所以別二十家之異出於甘者黑出於石者赤出於甘石二者黃紫青中外諸生亦出二十家總數三百八十三名積數七百八十二舍為十二三星其施于渾象二者惟天極北斗二十八舍為占候之要其餘載者所以備上象之全體而已按二周禮春官保章氏以五星十二辰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劉氏曰星土辨九州角亢氏兗州也房心豫州也尾箕幽州也斗牛揚州也女虛危青州也室壁并州也奎婁胃徐州也昴畢冀州也觜參益州也井鬼雍州也柳星張三河也翼軫荊州也輿鬼神之情狀同（補註）張子曰復見天地之情心感怕遯壯宿而宿失度亦如之故觀其妖祥而知其事矣於其宿為災五星猶在其

天地之心者生萬物之本也天地之情者情狀也與鬼神之情狀同（補註）張子曰復見天地之情心感怕遯壯宿而宿失度亦如之故觀其妖祥而知其事矣於其宿為災五星猶在其

天有五辰日月星辰與天而為五地有五行金木水火與土而為五（補註）日猶在地之土也鮑氏發倣曰猶在地之木辰猶在地之水天猶在地之火星猶在地之金星猶在地之土也分地天主月有辰馬辰者天之躰辰之於天猶土即可以盡地辰之外別名天土即所以為地也漢志曰日月生於日之所以照衆星波雚因水轉光三十辰同形陰陽相配其躰則辰也

有溫泉而無寒火陰能從陽而陽不能從陰也（補註）陰躰實故能從陽陽躰虛故不能從陰詳見漁樵問對

有雷則有電有電則有風
者異之氣也陽為二重陰
反激而為電陰已不能制
也故風與電
皆為陽之極

木之堅非雷不能震草之衆非露不能潤
若天之陽草者地之衆
者天之陰各以類相從也

人智強則物智弱
補註 強勁讀之音
朋暗也

陽數於三百六十上盈陰數於三百六十上縮
補註 盈滿

人為萬物之靈壽類於走走陰也故百有二十
補註 人生

百有二十歲陰數也

雨生於水露生於土雷生於石電生於火電與風同
為陽之極故有電必有風
補註 張氏衍義曰雷者木之氣蒸則為雲凝則為雪

露者土之氣升則為霧結則為霜雷出於石電生於火有雷則有電火出於石史氏管窺曰易於坎象為水為雨而又為雲然則在天為雲自雲而降則為雨雨至於地則為水其實一物而已但至微至輕故隨風飄揚不下墜耳其黙之大小疎密必如此耳均者亦以自雲而降濃則俱濃薄則俱薄世俗謂龍能行雨者何也蓋龍本陰物在陽明之地為陽所蒸則陰蟲之氣出於其身即成雲矣則雨因以降又何怪乎又曰史載赤蛇血則風為陽氣可知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

是魚樂也此盡己之性能盡物之性也非魚則然天下之物皆然若莊子者可謂善通物矣 補註 見莊子秋水篇善通

物謂善遍集覽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按莊子物理也 外篇陸德明注惠子姓惠名施為梁王之相嘗受學於莊子也濠水名石絕水曰梁又按一統志濠水有二源東源出鍾乳山西源出莫邪山二水至鳳陽府禮城西南有高橋合流至鳳陽府禮城西南有石梁河莊子嘗觀魚於此石梁又號濠梁

莊子著盜跖篇所以明至惡雖至聖亦莫能化蓋上智與下愚不移故也 補註 以論語釋莊子之意

魯國之儒一人者謂孔子也 補註 孔子大聖豈特為魯國一儒而已哉實萬世之木鐸也

老子知易之體者也 補註 朱子曰凡節嗇言老子得易之體自有老子之躰用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之躰用孟子自有孟子之躰用也存心養性亦撿

天下之事始過於重猶卒於輕始過於厚猶卒於薄一況始以輕始以薄者乎故鮮失之重多失之輕鮮生之厚多失之薄是以君子不患過乎重常患過乎輕不患過乎厚常患過乎薄也 補註 始重卒輕始厚卒薄人情物態其勢然此

莊子齊物未免乎較量較量則爭爭則不平不平則不和無思無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謂一以貫之

秦穆公幾於王道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補註）此釋易繫辭之意言易無思無為乃天下有思有為之神妙致一之地也蓋寂然不動故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一以貫之是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人莫能窺即易無思無為神妙致一者也或曰此因上章莊子齊一物之言之非是

當仁不讓於師者進人之道也（補註）釋論語之意

秦穆公伐鄭敗而有悔過自誓之言此非止霸者之事幾於王道能悔則無過矣此聖人之所以錄於書末也（補註）見書秦誓

劉絢問無爲對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爲也（補註）無為無所為而為之也非遺棄萬務默然泯然之謂（集覽）劉絢按宋鑑劉絢常於春秋元祐初歸維薦為太學博士皆不就程頤每為人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吾無及焉

聖人不易天性之愛

聲聽殺人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聖人雖天下之大不能易天性之愛（補註）此釋孟子之意

文中子禮義之言

文中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或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子曰舍其所爭取其所棄

不亦君子乎若此之類禮義之言也心迹之判久矣若此之類遊化之言也（補註）易樂多哀輕施好奪見王見周公篇心迹之判見周易捨其所爭取其所棄

莊子氣豪若呂梁之事言之至者也盜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强者雖聖人亦不可强此言有爲無爲之理順理則無爲强則有爲也（補註）與上文絡絲之意同

金須百鍊然後精人亦如此（補註）按古本經世書須作雖

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補註）胡致堂曰

佛者之言其道一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今夫人之所以異乎禽獸者爲有夫婦父子君臣也故聞茲三者性耶非性耶若以爲非性則佛固人爾不能捨是三者而有已也以爲性耶則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爲心也且夫自修其廣大慈悲無與對者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蚋皆所憐憫割肉捨身以喂之無所顧惜誠亦廣矣大矣慈悲矣而獨於夫婦父子君臣則必斷棄除舍不得與蛇虎蚊蚋比則慈悲廣大安在哉

志於道者統而言之志潛心之謂也德者得於已有形故可據德主於仁故曰依（補註）釋論語之意

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此君子思不出其位素位而行之意也（補註）尸祝之職在樽俎而已此以論

語中庸釋莊子之意淮南子曰今夫桀者屠割亶發剝狗燒烹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籩列樽俎設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與莊子大同小異

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春秋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上（三王生ヤ）漏言也君不密則失臣故書國殺（補註）

射音亦又音夜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在魯文公六年拔公羊穀梁二傳晉襄公將與狄戰使狐射姑為將趙盾佐之大夫陽處父諫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卻子引易以見晉君漏言是君不密則失臣故以國殺之書之也

人得中和之氣則剛柔均陽多則偏剛陰多則偏柔（補註）

剛柔即陰陽陰陽氣之性也蓋人得天地氣之全陰陽不偏但有清濁美惡之不同物得天地氣之偏或偏於陰或偏於陽亦有清濁美惡之不同然氣之偏者也清濁美惡其可變者也或謂人亦有得氣之偏者故卻子言陽多則偏剛陰多則偏柔人性中皆有之但得其正者多則偏柔不知剛柔人便是氣之清失其正者便是氣之濁

人之為道當至於鬼神不能窺處是為至矣（補註）

心所獨得之妙鬼神所不能窺也

作易者其知盜乎聖人知天下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補註）

知所以致寇之至易大傳孔子之言釋解六二爻之義

太羹可和玄酒可漓則是造化亦可和可漓也（補註）太羹太羹太古之羹食味之本也玄酒即明水也按周禮司烜以鑒取明水於月中者無酒以水行禮因謂水為玄酒漓與醨同以水薄醨曰醨薄酒也見楚辭注肉汁不致五味曰漓記禮器太羹不和有遺味者矣太羹大羹太古之味也和調也（集覽）太羹可和記樂運禮玄酒以祭注云玄酒井中之水也蓋太古未有酒而始祭之祭但酌水用之尚質也至晚世雖有酒尤用水代之示不忘古也謂其薄也

有一日之物有一時之物有一歲之物有十歲之物至於百千萬皆有之天地亦物也亦有數焉雀三年之物馬三十年之物凡飛走之物（補註）凡有形者皆可以數推人百有二十年之物則有數無形者則無數天地雖大是亦形器也（補註）大天地與天地亦有終始章同意列子曰荊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壞之止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蠛蠓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不可見物之數有久有速也

太極道之極也太玄道之玄也太素色之本也太一數之始也太初事之初也其成功則一也（補註）大玄楊子有經

太素前漢文志黃帝有太素二十篇太一八日一家有太一乙統紀之書太初洛下閎有太初曆皆本易太極而言也石梁王氏曰禮家見易有太極字翻出一個太乙而太玄太初太素皆此意

易地而處則無我也（補註）易地而處謂能設身處其地則無有我之私也

陰者陽之影鬼者人之影也（補註）詳見漁樵問對

氣以六變體以四分（補註）即上篇所謂體四而變六兼神與氣者也以尊降卑曰臨以下觀上曰觀（補註）降平聲觀去聲降伏也觀示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合而言之則二分而言之則四始於有意成於有我有意然後有必必生於意有固然後有我我生於固意有必必先期固不化我有已也（補註）此與學記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之意互相發記問之學未足以爲事業（補註）則一也有意然後有必必生於意有固然後有我我生於固有我有已也二分之則四亦天地兩儀四象之序也

智哉留侯善藏其用（補註）或問留矣善藏其用一節何朱子曰只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歸臧無所歸矣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補註）已見前章慎獨即思慮萌之時也

時然後言言不在我也（補註）已見上篇

學在不止故王通云沒身而已（補註）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之謂也

誠者主性之具無端無方者也（補註）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故為主性之具無端無方者也

新刻性理大全第十三卷

皇極經世書七　溫陵　九我　李本史　校正

外書

漁樵問對　〔晁氏曰〕邵雍堯夫設爲問答以論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奥云

漁者垂釣于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擔息肩坐于磐石之上而問于漁者曰魚可釣取乎曰然曰釣非餌可乎曰否曰非釣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曰子樵者也與吾異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爲子試言之

彼之利猶此之害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爲利又安知魚終日不得食爲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鈎之害也輕子知吾終日得魚爲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爲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鈎乎大江大海則無易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體也獨不知用爾樵者又問曰魚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曰必吾薪濟子之魚乎曰然則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薪之能濟魚久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新則子之薪雖積乎山獨且奈何哉樵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于動水生于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草木體也用生于利體生于害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性

温泉寒火

一性一情聖人成能子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則皆爲腐臭朽壞而無所用矣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樵者曰火之功大於薪固已知之矣敢問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爲體薪無用待火然後爲用是故凡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體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温泉而無寒火相息之謂也曰火之道生於用亦有體乎曰火以用爲本以體爲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可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爲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則子惡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也曰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邪曰時

然後言何言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道備於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爲大不及子之門幾至於殆矣乃析薪魚而食之飫而論易

集覽

伊水　按一統志伊水源出河南府嵩縣閼門鎮東水流經嵩縣洛陽偃師緱氏入於洛水有金左傳辛有適伊見被髮而祭于野曰不及百年其戎乎後秦晉迁徙於此也　溫泉　按一統志西安府臨潼縣西南一十里驪山麓有溫泉沸湧可浴秦始皇於此砌石起宇漢武帝加脩飾唐時建湯泉宮于此

漁者與樵者遊於伊水之上漁者歎曰熙熙乎萬物之多未始有雜吾知遊乎天地之間萬物皆可以無心而致之矣非子則吾孰與歸焉樵者曰敢問無心致天地萬物之方漁者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我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於人乎況

於物乎

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爲本以體爲末地以體爲本以用爲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聖唯神與聖能參乎天地者也小人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實喪之患也夫名也者實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於不足利喪於有餘害生於有餘實喪於不足此理之常也養身者必以利貪夫則以身徇名故有實喪焉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贓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徼其始取之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譽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耶是知

尚行必入于義

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唯有德者能之天依地地附天豈相遠哉

漁者謂樵者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如是之遠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心過難無身過易無身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呼安得無心過之人與之語哉

漁者謂樵者曰子知觀天地萬物之道乎樵者曰未也願聞其方漁者曰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

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眞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爲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爲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爲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爲己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爲己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于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于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于論也不亦高乎天下

之謀其孚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爲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非唯吾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魚曰六物具也豈由天乎曰具六物而得魚者人也具六物而所以得魚者非人也樵者未達請問其方漁者曰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沉也鉤也餌也一不具則魚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天也是知具六物者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天也六物不具而不得魚者非人也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求之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各固難逃已天降之災襲之爻益脩德積善君子常分安

有餘事於其間哉樵者曰有爲善而遇禍有爲惡而
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
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
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
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
疎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路人之
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
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
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
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
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
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
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
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袂于中達者
哉集覽中逵毛詩兎罝篇施于中逵注云逵九達之道也
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貿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

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之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掌鉤而得大魚與吾交戰欲棄之則不能捨欲取之則未能勝終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非直有身傷之患耶魚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爲害而況十斤乎吾之貪魚亦何以異于之貪薪乎樵者歎曰吾而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智矣哉樵者謂漁者曰子可謂知易之道矣吾敢問易有太

極大極何物也曰無爲之本也大極生兩儀兩儀天地之謂乎曰兩儀天地之祖也非止爲天地而已也大極分而爲二先得一爲一後得一爲二一二謂兩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何物也曰大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功之本於斯爲極曰四象生八卦八卦何謂也曰謂乾坤離坎兌艮震巽之謂也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間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由是而生地而易之道始備矣樵者問漁者曰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曰先陽已盡

後陽始生則天地始生之際中則當日月始周之際
末則當星辰終始之際萬物死生寒暑代謝晝夜遷
變非此無以見之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變則通通
則久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順天故也
樵者謂漁者曰无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
之必有禍欺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
也猶農有思豐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
有勤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故象
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貴不妄也
樵者問曰姤何也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與夬正反夬
始逼壯姤始遇壯陰始遇陽故稱姤焉觀其姤天地
之心亦可見矣聖人以德化及此罔有不昌故象言
施命誥四方履霜之慎其在此也
漁者謂樵者曰春爲陽始夏爲陽極秋爲陰始冬爲
陰極陽始則温陽極則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温則
生物熱則長物涼則收物寒則殺物皆一氣其別而
爲四焉其生萬物也亦然

樵者問漁者曰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何以知其然耶漁者對曰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人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工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工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至者至物之謂也而人之至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

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經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跡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已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豈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漁者謂樵者曰仲尼有言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千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之所以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知

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之至妙者與天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者與是知仲尼之所以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跡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此之謂與

漁者謂樵者曰大哉權之與變乎非聖人無以盡之變然後知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下之輕重消長時也輕重事也時有否泰事有損益聖人不知隨時之道奚由知變之所爲乎聖人不知隨時損益權也是知權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

樵者謂漁者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其然曰以人知之曰耳目鼻口心之靈曰魄脾胃脈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精發乎目則謂之視脈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魂發乎鼻則謂之臭膽之魄發乎口則謂之言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

者天地萬物之秀氣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類也若全得人類則謂之曰人夫全人之人夫全類者天地萬物之中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者人之人者也夫人之人者行人之謂也唯全人然後能當之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

漁者問樵者曰小人可絕乎曰不可君子稟陽正氣而生小人稟陰邪氣而生無陰則陽不成無小人則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乎其間也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陰陽相半則各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時有盛衰也治世則君子六分君子六分則小人四分小人固不勝君子矣亂世則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謂各安其分也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
夫婦不婦謂各失其分也此則由世治世亂使之然
也君子常行勝言小人常言勝行故世治則篤實之
士多世亂則緣飾之士衆篤實鮮不成事緣飾鮮不
敗事成多國興敗多國亡家亦由是而興亡也夫興
家與國之人與亡國亡家之人相去一何遠哉
樵者問漁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
漁者曰才一也利害一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
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

聖人惜才之難

古今良藥

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所
不能而能安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
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
之以正才則才矣難乎語其仁也譬猶藥之療疾也
毒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
不已則殺人矣平藥則常用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
以能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
良藥也易曰太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則
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平治定用之則否詩云它山

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

樵者謂漁者曰國家之興亡與夫才之邪正則固得聞命矣然則何不擇其人而用之漁者曰擇臣者君也擇君者臣也賢愚各從其類而爲柔何有堯舜之君必有桀紂之臣堯舜之臣生乎桀紂之世猶桀紂之臣生乎堯舜之世必非其所用也雖欲爲禍爲福其能行乎夫上之所好下必好之其若影響豈待驅率而然耶上好義則下必好義而不義者遠矣上好利則下必好利而不利者遠矣好利者衆則天下日削矣好義者衆則天下日盛矣日盛則昌日削則亡盛之與削昌之與亡豈其遠乎在上之所好耳夫治世何嘗無小人亂世何嘗無君子不用則善惡何由而行也樵者曰善人常寡而不善人常衆治世常少而亂世常多何以知其然耶曰觀之於物何物不然譬諸五穀耘之而不苗者有矣逢蒼不耘而猶生耘之而求其盡也亦未如之何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來矣君子見善則喜之見不善則遠之小人見善則疾之見不善則

喜之善惡各從其類也君子見善則就之見不善則
違之小人見善則違之見不善則就之君子見義則
遷見利則止小人見義則止見利則遷遷義則利人
遷利則害人利人與害人相去一何遠耶家與國一
也其興也君子常多而小人常鮮其亡也小人常多
而君子常鮮君子多而去之者小人也小人多而去
之者君子也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好生則世治好殺
則世亂君子好義小人好利治世則好義亂世則好
利其理一也鈞者談已樵者曰吾聞古有伏羲今日
如親其面焉拜而謝之及宜而去

無名公傳

無名公生于冀方長于冀方老于豫方終于豫方年
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一
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
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于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
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八矣年五十求學于天
古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七八矣年五十求學于天
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無得而去矣始則畏

人疑其僻問于鄉人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群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于國人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于四方之人四方之人曰斯人不能宇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于古今之人古今之人終始無可與同者又問之于天地天地不對當是之時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爲無名公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心無迹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可得而名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九餘暇九謂太極閒往閒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未嘗爲不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謟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

乎起信寧須禱天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酡飲未徹酡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燠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墻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暖餘藁羹飽後氣吐胷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治終身無甘壞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

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當無貴無將無迎無怨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之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于人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肘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

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俟禰伯玉謏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綿綿言之無出其右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言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為不遇七十康強不為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集覽　生子讀六方長子讀丁

莫豫　二州名按宋鄭邵雍其先范陽人因遊二河南一丧二其親一伊水上遂家焉蓋范陽本冀州之域而河南又豫州之地故曰云云者以此　安樂窩　按一統志安樂窩在河南府城南宋儒邵雍居洛名其居曰安樂窩時遊城中上大夫識其車音爭相迎候或留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室以候其至名曰行窩釋名窩烏禾切窟也

附錄

程子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獨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者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適從獨康節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

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純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戸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人居若先生之道就其至而論之直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

上蔡謝氏曰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欲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功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功夫明道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

推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太哥你恁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爲知天堯夫云須是知易理爲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

張氏載曰康節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

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始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

邵山楊氏曰

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門而入耳○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知此某蓋嘗訊之而陋識滾

聞未足以叩其關鍵入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兌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爲二數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流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楊子草玄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進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進之升太寒卦也太玄以干進之今之曆書亦然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說也而先生以復爲冬至噬嗑爲太寒又謂八卦與文王

康節學究天人之蘊

朱子曰皇極經世之書乃元統十一會一會統三
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
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是十二與三十
迭爲用也故季通以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爲日
分〇問易與經世書同異曰易是卜筮經世是推
步是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
十六分爲三十二又從裏面細推去〇問經世書

水火土石石只是金否曰他分天地間物事皆是
四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甫風露雷皆是相配又
問金生水如石中出水是否曰金是堅凝之物到
這裏堅實後自挨得水出來又問伯溫解經世書
如何曰它也只是說將去那裏面曲折精徵也未
必曉得康節當時只說與王某不曾說與伯溫模
樣〇皇極經世紀年甚有法史家多言秦廢太后
逐穐矦經世書只言秦奪宣太后權伯恭極取之
蓋實不曾發〇康節之書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

來又甚縝密若見於用不知果如何恐當絕勝諸家也○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朵花今晨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頗乎其順浩然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未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量○康節以

四起數舉舉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它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才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箇始卦來蓋緣它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輔廣云先生前日說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少異處莫正在此否若是聖人則處乾時自有箇處乾底道理處姤時自有箇處姤底道理否曰然又問先生說邵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問

康節云道爲太極又云心爲太極道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言心指人得是理以爲一身之主而言曰固是但太極只是箇一而無對者○康節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也一動一靜之間堵天地人之妙也蓋天只是動地只是靜到得人便兼動靜是妙於天地處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論人之形雖只是器言其運用處却是道理○康節云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陽中却陰分數○康節云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間有術者人來問事心不默念則他說相應有人故意思別事不念及此則其說便不應問姓幾畫口中默數則他說便著不數者說不著○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它只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術乎○康節數學源流於陳希夷康節天資極高其學只是術數學後人有聰明能算亦可以推建陽舊有一村僧宗元一日走上徑山住得七八十日悟禪而歸其人聰明能

舜法看經世書皆略略領會得○康節看這人須
極會處置事被它神閒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
精明它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會枉
用了心它用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它靜極了
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掌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
獨處其中玉勝之常秉燭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
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
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它做得出來須差異季
通掌云康節若做定是四分八辟十六候三十二

卿六十四大夫都是加倍法想得是如此想見他
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
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矣
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爲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爲
得易之體以孟子爲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
見善處事間不知真箇用時如何曰先時說了須
差異須看些機權術數也○康節之學似揚子雲
太玄擬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之玄爲之首一
以生三爲二十方三生九爲九州九生二十七爲二

十七部九九乘之斯爲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一
所以準六十四卦贊之以七百二十有九所以準
三百八十四爻無非以三數推之康節之數則是
加倍之法○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面轉爻之理透想得
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才
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於衰也謂如
見花方蕾盛則知其將衰其理
至過如此謂如今日戌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

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消物盡之時蓋理在數
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他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
理故能知之若只說它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
諡之類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程先生有一東說
先天圖甚有理可試往聽它說看觀其意甚不把
當事然曾有易以來只有康節說一箇物事如此
齊整如揚子雲太玄便合星補湊得可笑若不補
又却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潛
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筭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

也下橫一畫則爲六橫二畫則爲七蓋亦補湊之書也集覽潛虛之數張美和云潛虛擬太玄而作者也以爲人之生本於虛虛然後形形然後性性然後德德然後家家然後國國然後政政然後功功然後業業然後終則反於虛矣

鶴山魏氏曰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世其宣寄情意在擊壤集凡歷乎吾前皇王帝霸之興替春秋冬夏之代謝陰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之霽暄山川草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液擺落蓋左右逢源略無毫髮疑滯倘著

之意嗚呼真所謂風流人豪者與或曰揆以聖人之中若弗合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動靜語默無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平易坦明不若是之多言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之心量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雖無時不樂而寬舒和平不若是之多言也曰是則然矣宇宙之間飛潛動植晦明流峙夫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參前倚衡造次顛沛觸處呈露凡皆精義妙道之發焉者脫斯須之不在則芸芸並驅日夜

雜揉相代乎前顧於吾何有焉若邵子者使猶得從游於舞雩之下浴沂詠歸毋寧使會獨見稱於聖人也與洙泗已矣秦漢以來諸儒無此氣象讀者當自得之

寅氏端節曰邵子於楊氏太玄掌謂其見天地之心而甚書遠過太玄之上究而言之皆原於易書中引而不發邵伯温云古今之數皆始於一而皇極之數實本於伏羲之先天得之矣西山先生始終以易疏其說於是微顯闡幽其說大著學者由斯而知經世由經世而知易默而通之可也

新刻性理大全第十三卷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